

黃
杰
著

老 兵 憶 往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



註冊商標

圖書目錄：八一七〇三三（七七）

老 兵 憶 往

發行人：劉燕生

住 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

著 者：黃 杰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・電話／三九五二五〇八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業字第一八五號

總發行所：台北市北安路八〇七號・電話／五〇〇七一四

門市部：台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一樓・電話／三九五二五〇一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・電話／三一六八二九

台中中市府路三十九號・電話／二二〇一七三六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・電話／五二一〇四一六

印刷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初版

定 價：新台幣柒佰伍拾元整

郵政劃撥：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—五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■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換書■

引

言

老兵憶往

引言

余自民國十三年請纓黃埔，親聆 國父訓誨之言，又獲受業於先總統 蔣公之門，耳提面命，粗解革命軍人以戮力疆場為天職。六十年還，負羽前驅，所預大小戰役，堪以百計，雖臨陣不敢自圖其安，然質性駑鈍，終未能建旗鼓之烈。乃徼天之倖，濫躋高位，愧無補國家興復之重，撫躬循省，感與慚併。今則迫生涯於暮齒，老病侵尋，回思疇曩追奔逐北之跡，如在目前。凡所經歷，又多與我國民革命軍之歷史進程相關。尤以置身前敵之際，先總統 蔣公時有親諭，提示攻守肆應之方，故能收制敵機先之果。而 師門手

澤，幸獲保存於兵火流轉之中，表而出之，必可沾溉後世。

中歲以後，自越旋師，迭荷先總統 蔣公重寄，親炙之日益多，感發興起以圖報稱之心亦愈切。在軍在政，不遑寧處，苟有尺寸之功，此皆 蔣公垂訓之德，流連追慕，不能已於此心。而家本寒素，賴先君先妣之顧復，始得成立，亦歉然有風木之思。於是併其生世，銓次成篇，聊以贖歲月蹉跎之過也。

黃

杰

民國七十四年
三月十五日

一、家

世

(一)

黃

氏

源

流

黃氏源流

黃姓稱「江夏堂」，其源流如何？長沙東鄉黃氏族入屬於那一支？根據下列資料，似可得到解答，特錄於此：

一、宋黃國泰「黃氏世系源流考」：

黃氏得姓於黃雲，雲乃陸終季子，亦即軒轅黃帝七世孫。黃以受封於黃國，因以爲氏。雲生熊啓，封於江夏，卽今之武昌。周衰，國廢，子孫散居楚地。

二、宋黃伯敬「黃氏族譜序」：

武王初有天下，王制篇云，大封同異姓千七百七十三國，石公封於黃地，國列漢陽諸姬之旁。春秋僖公三年，齊桓公會江人於陽穀是也。子孫因以國爲氏。傳至周赧王時，五十世歇公，爲楚相，考烈王封春申君於江東，因吳故墟築蘇州爲黃堂，時稱黃。五經考湖廣之黃州府，漢屬江夏卽漢陽武昌。常德德安亦通稱江夏。觀常德府志，陵寢有春申君墓，古跡有春申君宅，人物有春申君客，食客三千。舊譜又云：后遷歇公夫婦於江夏黃鶴鄉仁義村，離城三十里。則黃姓開基爲武昌府江夏明矣。應稱歇公爲上始祖。

三、始祖歇公，戰國時仕楚襄王，至考烈王繼位後，拜歇公爲丞相，封爲春申君，歿後葬於鄂州江夏縣黃鶴鄉仁義村，至今墳墓猶在。

四、黃氏先賢之中，曰歇公、峭公、憲公、雲公、拔公，吾族爲拔公之後，家藏譜牒，題曰「拔公房支譜」。

五、我族原居江西豐城沅江，至明代嚴嵩當國時，先祖國寶公遷居長沙。初遷嶽麓山麓，再遷今日聚居之鳳麟嘴，始定居焉。

(二)

我
的
家
庭

我的家庭

我生於遜清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日，也就是民國前十年。地點是長沙縣東鄉明道鎮周家屋場。

我的老家在黃氏聚族而居的黃坡嘴，也叫鳳麟嘴，原屬善化縣，由於長沙、善化兩縣合併爲長沙縣，所以也是長沙縣的一鄉了。那裏仍然有我家祖遺的房屋和田產。祖父國尊公退隱還鄉，買下了周家屋場這個田莊，舉家遷來這裏。

周家屋場的田地可以收穀二百石，房屋也很大。我家祇住房屋的一半，而且大部分都空在那裏。另一半讓佃戶宋家全家住着。屋子後面是一座山，長滿了櫟樹。前面有三口水塘，平時養了很多魚，農田需要水時，就放水作灌溉之用。

祖父國尊公生於遜清咸豐三年，清授奉直大夫藍翎五品銜，指分陝西候補知縣，歷任恪靖營暨陝甘總督署文牘，也就是追隨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幹部。那時的讀書人如果沒有取得科甲出身，大半都是投身軍營，希望以軍功保舉，也是求進取辦法之一途。祖父離鄉日久，自然思歸，告老還鄉，不過五十歲的年紀。我出生這一年，也就是他老人家五十大壽

之年，家裏又添了第一個孫子，自然十分高興。那時，他和一般清代官吏一樣，染有阿芙蓉癖，但我出生後，他毅然地說：「已爲人祖，豈能再有此惡習」？當時即將全部煙具沉之門外水塘中，以示決絕。祖父爲人之剛毅有如此者。

祖母莊太夫人，廣東番禺人，生我父親德溥公和姑母淑清兩人。他們祇有兄妹兩個，感情極好。姑母嫁同邑王銳生先生。

我家人丁單薄，當時僅祖父母和我母親四人住在那所大宅子裏。我父親遠客新疆，其時郵政未立，終歲難得一信，甚至有謠傳我父已客死新疆者。族人謀瓜分我家在黃坡嘴老屋之田產，母親攜我前往與族人談判，告以此僅係道路傳言，何足採取？況與同客新疆之和闡知事戴舜典於其家信未嘗提及一字，請稍待時日，再與諸族長共商之。族人欺我家孤弱，祖父以忍讓處之。其後若干年，我已成立，祖父即將全部祖產捐獻宗祠，作爲族中清寒子弟教育基金。

我家因爲人口不多，消耗者少，每年所收租穀，賸餘很多，四鄰貧窮小戶，常向我家告貸，秋後還穀，祖父從不拒絕，更不取人利息，且常要他們緩還，以免冬後又青黃不接。和我家田地相鄰的幾戶田產，都是自耕農，都先後賣給我家，祖父收買了以後，仍要他們繼續耕作，租穀也祇收一半。在當時當地對佃戶是最優惠的了。我家的佃戶幾十年從沒

有更換過，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，遇到我家有事需要人力時，他們總是爭着來幫忙的。家裏的收入日多，消費有限，祖父很樂意做些公益事業，四境修橋修路，祖父所捐總是最多的。由我家去榔梨市十六華里，原是一條泥土路，每逢天雨，泥濘載道，行人甚苦，衆議於路中心鋪花崗石塊，以利行者，祖父獨力完成，其熱心地方公益，可以概見。嘗謂：「子孫賢於我，要錢做甚麼？子孫不如我，留錢做甚麼？」

祖父持身嚴謹，治家亦嚴肅。家人絕不許晏起，室內室外以及庭院各處，每天都必須打掃清潔。親植蘭花若干盆，每於晨昏親自洒水培育。每日督余寫字，稍長並親授四書。祖父書法挺秀，至今記憶猶新，其能追隨左文襄公任文案多年，原因或即在此。

父親德溥公一向敬畏祖父的嚴肅，因此很不願留在家裏，其遠赴新疆謀發展，與家庭環境也多少有點關係。戴訓典伯父與我父親以近鄰投契，誼結金蘭，適戴伯父於民前八年奉派爲新疆和闐縣知事，邀我父親同行，他們就這樣去了新疆。我父親當時也以新疆候補縣丞，保升藍翎五品銜補缺，以知縣陞用。到新省後，一時補不上缺，前任婁縣清丈局長，後來先後調任輪臺、皮山、和闐各縣第二科科長。在擔任清丈局長期間，每出丈量土地，業主常有以新省所產之碎金粒置於我父馬鞍背袋中，我父知之，於臨行時將之棄置地上，揚鞭而去，民衆深感其廉介，益加愛戴。又於縣城創辦小學，教育回族維吾兒族子弟

識漢文，因此與地方民衆交往，情誼益增。其時我父已參加革命黨，爲新督楊增新所悉，欲逮吾父置之於死，黨中同志密告我父，囑速逃亡避禍，民衆有知之者，密護我父輕騎至西伯利亞鐵路車站得免。此皆吾父平日樹德，故得此善報也。

父親取道西伯利亞鐵路至海參崴，經東北返回家園，已是民國四年的冬天。從民前八年出關，十多年才回來，我這時已是十四歲的少年了。我原來在戴伯父家附館讀私塾，現在已改入縣立第二高等小學就讀。一直到民國七年，我考入長沙嶽雲中學就讀，那年北洋軍閥的勢力伸入湖南，張敬堯的部隊到處騷擾，打家劫舍，無所不爲，我家亦被波及，全家避入深林中十多天才敢出來。祖母因此患病，纏綿數月，至民國八年正月，終於去世。我奔喪回家，至喪事完畢，爲時過久，因而輟學。祖父延楊姓宿儒教我經史，我能稍讀古書，即在此一期間。

民國九年的秋天，姑丈王銳生先生的胞弟王世屏叔，與我同年，是姑丈的幼弟，一直是姑母扶養長成，因此和我很要好，他想去我的堂姑丈宋兆堯先生處習軍事，宋先生時在湘南攸縣陳嘉佑將軍部隊中任營長，邀我一同前往投效。祖父認爲我應該到外面去增長見識，宋先生又是親戚，自然很放心，允許我同去。我和世屏叔就一同到了攸縣。那時我已是十九歲的少年人，很受族先輩黃克強先生的影響，也希望做一個真正帶兵的軍官，幹一

一番轟轟烈烈救國救民的大事。因此我到攸縣之後，我不願意擔任文書或事務性的職務，我寧願先當列兵，接受基本的軍事訓練。宋營長也嘉許我的志願，要我在那裏等待軍事學校招考的機會，至少比在家裏方便些。在此期間，宋先生對我的照顧和關心，我至今不曾稍忘。

民國十年，湘軍援粵，失敗。是年十二月，軍次湖南湘鄉，部隊爲友軍所乘，全部繳械。我和世屏叔又結伴回到長沙故里。

民國十一年春天，友人黃南薰兄擔任長沙黎族黎氏族學校長，需要一位國文教師，邀我去任教，家居無事，我也就答應去擔任小學教師了。

次年，黃校長辭職他去，黎族校董會聘我繼任校長。我對這個工作根本無興趣，同時父親告訴我，革命政府已在廣州成立，青年人應去參加革命行列，求遠大的發展。我接受了父親的教誨，立即向黎氏族學提出辭職，準備去廣州。

當時粵漢路由長沙至廣州這一段還沒有通車，如不自上海乘輪船前往，就祇有徒步由湘南入粵。父子倆商量的結果，認爲湘軍已聽命革命政府，湘軍必然援粵，先投效湘軍，也就可以去廣州了。

七月初，父親和我在長沙城姑母家準備就道，姑母給我十二個銀元以壯行色，臨行又

給我一個金戒指，教我藏在身邊，萬一旅費都用完了，可以將戒指換錢應急。姑母愛我的深厚情誼，使我畢生難忘。

七月初間，我隨父親到達衡陽，擬往投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先生，以期隨軍赴粵。其時道路相傳，謂譚公已由粵抵郴縣，及至衡陽，始知並非事實。父子在衡正感躊躇，適有友人楊光先兄正計劃遊說湖南各縣之地方武力參加革命軍，邀余同行，並爲其助。經月餘奔走，先得一營之衆，參加湘軍第十六混成旅（旅長陳寅）朱剛偉團，即以楊光先爲營長，余被派爲副官，其時部隊尙無副營長或營附之編制，副官也就是營的副主管。此一部隊受陳司令嘉佑之節制，也是擁戴譚延闓先生的武力的一部分。父親和陳旅長見面後，知道我父對中國醫學很有研究，邀父親擔任旅部的軍醫正。

十二月援粵湘軍向廣東進發，我們父子所投效的第十六混成旅也奉令隨同援粵。

民國十三年一月一日隨部隊抵達廣州。父親所策劃的來粵辦法，至此完全實現，我們自然非常慶幸。

其時大元帥府軍政部（部長程潛）設有講武堂一所，有學生兩隊，是經考試入學的，另有學員兩隊，是專收各部隊保送來的行伍出身的下級幹部再加訓練的。父親要我去講武堂學員隊受訓，祇要旅部一紙公文就可入學。我不願意去講武堂，一方面是聽說那裏設